

第二十四卷

漢昭烈

附魏吳

後帝上

第二十五卷

漢後帝下

附魏吳晉

少微通鑑節要

卷二十四

之二十五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四

漢紀

昭烈皇帝

名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孫。中山靖王劉勝

之後。嘗奉密詔討曹操不克。後曹丕篡漢。遂正位于蜀。

在位三年 壽六十三

辛丑

章武元年

魏黃初二年

蜀中傳言漢帝

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劉備即皇帝位

溫公曰天生蒸民其執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疆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子無道諸侯力爭

或曠世無主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斯各反虜北謂南為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音耶入汴比之窮新運曆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

正

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閔。竊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疆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偽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為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拓。捷。各反。跋。滿。若以居中夏者為正。邪則劉

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則曩尔之國。曩。祖。外反。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閔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議。確然使人不敢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閔之際

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
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傳祚
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
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
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
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一。名號不異。
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
此均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
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

時月日以識

戰史反

事之先後。據漢傳

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
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
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
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
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辯
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
而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
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

吳王恪後。是非難辯。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胡氏管見曰。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辯。遂抑之。不使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三國。七百餘年。固不詳先主之世數。而諸葛公去中山靖王。纔三百餘年。草

廬傾蓋之時。即稱先主為帝室之胄。豈憑虛無據而云爾耶。若秦始皇明為呂不韋之子。琅琊王睿顯著。小吏牛金所生。司馬氏尚係諸秦晉不韋而正之。乃推獎荀彧。寬宥曹操。至謂操取天下於群盜。非取之於漢室。而抑退蜀之主將。不少假借。於孔明北伐。以入寇書之。亦獨何哉。

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五月。立夫

帳下殺
張飛

人吳氏為皇后。子禪為太子。○帝恥關
羽之沒。將擊孫權。群臣諫者甚衆。帝皆
不聽。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
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
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飛曰。卿刑殺
既過差。又日鞭撻張瓜健兒。而今在左
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且緣帝將
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閬州會江州。
臨發。其帳下張達。范疆殺飛。以其首順

流犇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
死矣。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
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
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
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七月。帝自率諸軍擊孫權。權以鎮西將
軍陸遜為大都督以拒之。○八月。吳孫
權遣使稱臣于魏。卑辭奉章。并送于禁

吳漢相
攻

等還。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疆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以假中國之援。以疆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夫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

論吳蜀

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魏主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遂受吳降。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邢貞至吳。吳王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貞

孫權為
吳王

江東將
相非久
下人

即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孫權傳註吳主遣中大夫趙咨入謝于魏。魏主不問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

趙咨稱
吳之美

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魏主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采竒異。不效書生尋章擿句而已。魏主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魏主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魏主曰。吳

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壬寅

二年

魏黃初三年

舊國一

吳大帝黃武

二年

僭國

○五月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

拒吳漢相

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帝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

吳將率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

古穴

反且觀之帝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

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

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閏月遜將進攻

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

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

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

更事嘗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

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

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

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

破之之術乃敕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

陸遜敗漢兵

拔之斬張南馮習等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感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帝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初諸葛亮與尚書令灋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竒正智術及帝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

魏主知漢敗

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初魏主聞漢兵樹柵

恥格

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

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

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

孫權上事令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吳王侍子不至魏主怒遂伐之○吳

王使使聘于帝帝遣使報之吳漢復通

癸卯

三年

帝禪建興元年

吳黃武二年

魏黃初魏

吳漢復通

賈詡言
吳蜀難
謀

主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慕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七反忽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

諸葛受
顧命

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魏主不納。軍竟無功。○帝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為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夫。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

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四月。帝崩於永安。謚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留李嚴鎮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封丞相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脩法制。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顥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顥卒。亮垂泣三日。○八月。遣尚書鄧芝脩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

漢備好
於吳

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立張氏為皇后。飛之女也。

甲辰

建興二年

魏黃武初五年

魏主丕大

興軍伐吳。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為水軍。親御龍舟。至廣陵。時江水盛長。魏主丕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魏主丕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乃旋師。

乙巳

三年

魏黃武四年

丞相亮率眾討

雍闓。參軍馬謖送之。

謖所

亮曰。雖共謀

伐吳無功

諸葛七
縱七禽

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謾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七月。丞相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雋入斬雍闓。孟獲收闓餘衆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

長江
南北

祇如此。即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八月。魏主丕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十月。如廣陵。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丙午七年五月。魏主丕疾篤。立獻為太

子丙辰。召曹真、陳群、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丁巳。丕殂。太子叡立。

丁未

五年

魏明帝曹叡太和元年。吳黃武六年。

三月丞相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

亮出師表

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烏。賄。反。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

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

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詠將侯善道。察納

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六月。魏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軍事。

戊申

六年

魏太和二年

吳黃武七年

初。魏以夏侯楙

鎮長安。諸葛亮將伐魏。與群下謀之。魏

亮軍祁山

延曰。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比東方相合。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本傳云賞罰始魏

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卒音朝野恐懼。於

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魏主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矣。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初。越雋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

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謬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謬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謬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謬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

馬謖敗

亮自責

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事簡練。民忘其敗矣。○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遣人齎牋。以誘揚州都督曹休。言欲以郡降。休率步騎十萬以應魴。與陸遜戰於石亭。大敗而還。○丞相亮聞曹休敗。欲出兵擊魏。群臣多以為疑。亮上言於帝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

亮請出
兵

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
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今賊適疲
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
也。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
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
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
臣之未解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
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
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

亮出散
關

音童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
以不危而定之哉。臣鞠躬盡力。死而後
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
也。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
已有備。亮不能克。魏主召張郃于方城。
使擊亮。魏主問郃曰。去聲遲將軍到。亮
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
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
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

斬雙

己酉七年魏太和三年四月吳王即皇

帝位。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

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九月吳王

遷都建業

庚戌八年魏太和四年丞相亮以蔣琬

為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兵食以相供

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

王業者也。

吳遷都
建業

亮出師
祁山

辛亥九年魏太和五年二月丞相亮率

諸軍伐魏。圍祁山。以木牛運魏遣司馬

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等以禦之。三

月懿留兵守上邽。餘眾悉出西救祁山。

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之東。

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躡

亮後。至於鹵城。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

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

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困。可止

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躡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懿使郃攻無當。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糧盡退軍。懿遣張郃追之。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

飛矢中郃右膝而卒

癸丑

十一年

魏青龍元年
吳嘉禾二年

丞相亮勸農

講武。作水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四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五

漢紀

附魏吳晉三僭國年紀

後皇帝禪下

甲寅

十二年

魏青龍二年
吳嘉禾三年

春二月丞相

亮率大衆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夏四月丞相亮至郿州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度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止五丈原諸將無

亮屯田渭濱

事矣。亮果屯五丈原。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八月，懿與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徒了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幘古獲反，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使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

亮食少事煩

諸葛亮卒

戰者，以示武於其眾耳。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噉。杜反。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亮曰：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是月，亮卒。

死請專
走生仲
達

於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
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
將向懿者。懿歛軍。不敢逼。於是儀結
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
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
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
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
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
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

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
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諸
軍還成都。謚諸葛亮曰忠武侯。丞相長
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
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執免。
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
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
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

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由亮本傳。又云。連年勳勞。未能成功。蓋慮變。恃略非其所長。

朱黼曰：孔明高卧南陽，自比管樂。時

人莫之許也。余切論之。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儔也。管樂之比。特主乎撥亂繼絕之志。一時自寓之言耳。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處心則同。要未可以差殊觀也。夫躬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躬耕南陽而吟梁父。同一隱晦也。聘幣三往而後起。柱駕三顧而後從。同一出處也。一夫不被。則有納溝之恥。漢室未復。則為一己之責。同

是自任也。伊尹往來湯桀之間。二國不以為間。就桀而復伐之。天下不以為叛。相太甲而復放之。復太甲而終相之。天下不以為專。孔明兄弟分仕三國。國人不以為二。勸昭烈伐劉璋而迄取之。後世不以為貪。昭烈令輔後主。且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明不以為嫌。專國一十二年。後主不以為偏。果何脩而得此哉。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豈非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人哉。方孔明蕭然草廬之中。資衣食於耒耜之業。擁膝長嘯。不求聞達。顧豈有一毫富貴之念。迫之而起。要為天下大義。撥亂繼絕耳。其肯以天下動其心乎。其肯負其主以利其家乎。其肯為不義以利其身乎。

李平廖
立恨亮

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嘗以職位游散。怏怏於亮怨謗無已。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為左社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

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帝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

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乙卯

十三年

魏青龍三年

吳嘉禾四年

正月

魏以大

將軍司馬懿為太尉。○四月。以蔣琬為

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為尚書令。

丙辰

十四年

魏青龍四年

吳嘉禾五年

三月

魏詔公

卿舉才德無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兗

州刺史王昶

丑丙

應選。昶為人謹厚。名

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為

王昶

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

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殺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丁巳

十五年

魏景初元年

魏主叡詔散

劉邵考課法

騎常侍劉邵作考課法。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詔下百官議。崔林曰。考課之法。存乎其人。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杜恕曰。

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無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議久不決。事竟不行。

溫公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於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糅。考之於

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群下之能否燁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為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以為曲私欺罔之資也。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邵述而脩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速。故鯀之治水九載

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於唐虞。而不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犇趨其末故也。

七月。皇后張氏崩。

己未

延熙二年

魏景初三年
吳赤烏二年

春正月魏

主馭寢疾。司馬懿入見。馭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是日立齊王芳為皇太子。馭尋殂。

孫盛論曰。聞之長老。魏明帝沈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魏主芳嗣位。年八歲。加曹爽司馬懿侍

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辛酉

四年

魏主曹芳正始二年

吳赤烏四年魏欲廣田

畜穀於揚豫之間。鄧艾以為昔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軍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溉。

漢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
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
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
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
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
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癸亥

六年

魏正始四年
吳赤烏六年

十一月帝以費

曹問勳
親親

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魏宗室曹問
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

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專用則
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救也
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
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今魏尊
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
重或釋而不任臣切惟此寢不安席謹
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曰昔夏商周歷世
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
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

其民。故傾危而莫之救也。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宴然。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

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膠固。故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患。蓋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徒鈞反。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遂

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至于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宗室王侯。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執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資。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於桓靈閹宦用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下鼎沸。姦宄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太祖皇帝。龍飛鳳翔。掃除凶逆。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子孫宗室。權均匹夫。執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罔冀以此論感寤。曹爽。爽。不能

乙丑八年

魏正始六年

吳丞相陸遜卒

其子抗為建武校尉代領其眾○八月

皇太后吳氏崩○十一月大司馬琬尚

書令董允皆卒以尚書呂義為尚書令

時宦人黃皓便僻佞慧帝愛之及陳祗

代允為侍中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操

弄威柄終以覆國

丙寅九年

魏正始七年

秋九月帝以姜

維為衛將軍與費禕並錄尚書事

丁卯十年

魏正始八年

魏大將軍爽用

何晏鄧颺丁謚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

專擅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

不能禁與爽有隙稱疾不與政事

戊辰十一年

魏正始九年

五月費禕

出屯漢中自蔣琬及禕雖身居於外慶

賞威刑皆遙先詔斷然後乃行禕雅性

謙素當國功名略與琬比○十一月魏

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

昭謀誅曹爽

巳巳十二年魏嘉平元年吳赤烏十二年魏太傅懿

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奏

爽與何晏鄧颺丁謚畢軌等陰謀反逆

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謚軌勝皆下獄劾

以大逆不道夷三族○魏管輅之舅謂

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

行步筋舉欣反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

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魂不

管輅知何鄧必敗

何晏清談敗俗

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稿木此

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魏何

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

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王弼之徒

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

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

流不可復制焉○魏以太傅懿為丞相

加九錫懿固辭不受○秋姜維伐魏攻

雍州鄧艾禦之維軍遂還

庚午十三年。魏嘉平二年吳赤烏十三年吳主立少

子亮為太子

辛未十四年。魏嘉平三年八月魏司馬

懿卒。以其子師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

事。十一月費禕北屯漢壽。以陳祗守

尚書令

壬申十五年。魏嘉平四年四月吳

主殂。謚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姜維

負其才武。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

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

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

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

功業。以俟能者。及禕死。維得行其志。乃

將數萬人。出石營伐魏圍狄道

甲戌十七年。魏主曹髦正元元年夏姜維

伐魏。○九月魏大將軍師廢其主芳。迎

高貴鄉公髦即皇帝位

乙亥十八年。魏正元二年魏司馬師卒。

姜維

詔以弟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丙子十九年。魏甘露元年春正月。以姜

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魏**賜大將軍

昭衮冕之服。赤舄副馬。○秋九月。姜維

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率數萬人出

駱谷。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

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

論以諷之。

戊寅景耀元年。魏甘露三年吳景

月**魏**詔以司馬昭為相國封晉公。加九

錫。○**吳**孫琳廢吳主為會稽王。亮後

侯自迎立琅琊王休。權中

庚辰三年。魏元帝曹奐景元元年正月**魏**

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

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

日當自出討之。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

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自

外入。逆與髦戰於南闕下。太子舍人成

逆

通鑑卷之五十五

竹林七賢

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為庶人。使中護軍司馬炎。迎常道鄉公璜於鄴。以為明帝嗣。炎。昭之子也。六月。常道鄉公即皇帝位。更名辛巳。四年。魏景元二年。吳永安四年。八月。大將軍姜維伐魏。洮陽。鄧艾與戰。破之。○魏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琊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

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為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劉伶嗜酒。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下可反。鍾會方有。以為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

測洽反

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

而鍛

反都玩

不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

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

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魏大司馬昭

患姜維數北伐。欲大舉入寇。朝臣多以

為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衆

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

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

功最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

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今

絆姜維於沓中

絆博漫反

使不得東顧。直指

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

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

也。乃以鍾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姜

維表帝。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

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

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

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

群臣莫知

魏書

癸未

炎興元年

魏景元四年

是歲漢亡

魏欲大舉兵入寇漢中。遣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音趨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或以問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荅。○八月。魏軍發

蜀書

洛陽。長驅而前。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劔閣。以拒會。姜維列營守劔閣。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里餘。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

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瀕。必。隣。反。艾以氈自裹。推通。回。反。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艾大破之。斬瞻。○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艾至成都。城北帝率太子諸王及群臣。面縛輿櫬。詣

軍門降。姜維得帝敕命。乃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

右漢昭烈及後皇帝禪共四十三
年

歷年圖曰：昭烈以敗亡之餘，羈旅漢南。而能屈體英傑，要結同志，摧沮勅敵。因敗為功。顛沛之際，不忘德義。美矣。劉璋昧弱，侮而兼之。遂奄有巴蜀。君臨一隅。安樂公材雖中下。然委任

賢相抗衡中國。及姜黃用事而面縛
為虜。宜矣。漢二十六帝合四百六
十九年。

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
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
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
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
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司馬懿
父子除其煩苛。而布其恩惠。為之謀主。

張悌論
司馬懿

而救其疾苦。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
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
其根本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
國無政令。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
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鄧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
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
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
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

艾請乘
勝取吳

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預為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為扶風王。以顯歸命之寵。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鍾會內有異志。乃與瓘密白艾有反

鍾會反

狀

甲申

魏成熙元年
皓元興元年

吳主孫
凡二國

正月魏詔

以檻車徵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眾。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丁丑。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故漢帝。會眾兵作亂。格斬姜維。爭前殺會。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衛瓘遣兵襲艾。斬

艾父子○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吳主
休殂皓即皇帝位○晉王立炎為世子

右魏五主共四十六年

歷年圖曰漢室不綱群雄糜擾乘輿
播蕩莫之收省太祖獨奉迎而相之
披荆棘以立朝廷則其名義固足以
結民心矣加之英威明略過絕於人
驅策賢豪冀除姦宄於是張繡屈膝
呂布授首公路野死本初覆亡劉琮

獻地韓馬遁逃中原肅清戎狄請服
然則魏取天下於群盜非取之於漢
室也惜其狹中多詐猜忌賢能此海
內所以不盡服也及文帝受禪明帝
繼業內綏外禦不廢前功而明帝於
弥留之際為姦臣牽率嗣子幼弱寄
託非人曹爽驕鸞黨友輕佻禍自內
興遂衰微不振以至易姓悲夫

乙酉

魏咸熙二年
晉世祖司馬炎泰
始元年
吳甘露元年
是歲魏

傳玄論
士風

亡晉代
凡二國
八月魏晉王昭卒。太子炎嗣為
相國晉王。○冬吳主徙都武昌。○十二
月。魏主禪位于晉王。王即皇帝位。○時
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
儉。有司言御牛青絲紉斷。綱以詔以青
麻代之。○晉初置諫官。以傅玄為之。玄
以魏末士風頽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
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
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

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網維不攝。放誕
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
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
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
是以猶敢有言。晉主嘉納其言。然亦不
能革

丙戌

晉泰始二年
吳寶鼎元年

吳主居武昌。揚州之

民泝流供給。泝。桑反。甚苦之。陸愷上疏曰。

武昌土地危險瘠确。克各反。非王者之都。

吳遷都
廷業

杜預論
考課

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觀之。足明民心與天意矣。十二月。吳主還都建業。

戊子晉泰始四年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微密。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

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夫曲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

巳丑

晉泰始五年
吳建衡元年

晉主有滅吳之志。以

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平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郎佐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庚寅

晉泰始六年
吳建衡二年

四月吳以鎮軍大將

軍陸抗都督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

陸抗
時政

事。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去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非關右之地。鴻溝以西。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彊。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吳主不納。○吳人刁玄詐增

識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吳主信之。大舉兵出華里。行遇大雪。兵士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聞之。乃還。

辛卯

晉泰始七年十一月。晉安樂公劉

禪卒。謚曰思。

壬辰

晉泰始八年。晉王濬為益州刺史。

初。濬為羊祜參軍。祜深知之。時晉主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為伐吳宜藉上流

羊祜謀伐吳

之勢。密表留濬。復為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大作舟艦。胡覽切時作船木梯。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梯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江路。○八月。吳主徵西陵督步闡。闡世在西陵。猝被徵。自懼有讒。據城降晉。晉以闡為都督西陵諸軍事。吳陸抗討之。晉主遣羊祜救之。不克。抗遂拔西陵。誅闡。

吳步闡

羊結德
信懷吳

吳主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不修德政。專為兼并之計。○晉羊祜歸自江陵。務脩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誦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

王行最
風谷

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酖。直。抗。陰。反。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分。符。無。求。問。反。細利○晉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統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詣祜論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

敗俗傷化。必此人也。

十年

晉泰始十年
吳屬屋三年

晉以山濤為吏部尚

書。濤典選十餘年。甄拔人物。各為題目。

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吳大司馬陸

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

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

電邁。非可恃援他郡以救倒懸也。臣父

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

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

吳陸抗
請守西
陵

荆州非吾有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
屬。

丙申

晉咸寧二年
吳天璽元年

十月。晉羊祜請伐吳

曰。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

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

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

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

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

有三年矣。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

事初
吳

險阻得全者。謂其執鈞力敵耳。若輕重
不齊。羶弱異執。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
之為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
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
席卷。徑至成都。今江淮之險。不如劔閣。
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
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
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
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

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
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
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執分形散。所
備皆急。巴漢竒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
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
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其俗急速。不
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
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
還趣平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如此

軍不踰時。克可必矣。晉主深納之。而朝
議方以秦涼為憂。祜復表曰。吳平則胡
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
賈充荀勗馮紇尤以伐吳為不可。祜歎
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天與不
取。豈非更平事者恨於後時哉。唯度支
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晉主意合。贊
成其計。

戊戌

晉成寧四年正月。晉羊祜面陳伐

吳之計。晉主善之。以祜疾。不宜數入。更
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
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歿。吳人
更平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
窺也。將為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
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
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
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
付授。願審擇其人也。○十月。晉以衛瓘

平吳之
後當勞
聖慮

林

為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凌雲臺。瓘陽醉。跪晉主牀前曰。臣欲有所啓。晉主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晉主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瓘於此不復有言。○十一月。晉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晉主焚之於殿前。敕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晉羊祜疾篤。舉杜預

後

陸

自代。乃以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卒。晉主哭之甚哀。南州民間祜卒。為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峴山。峴。胡。襄陽人。電。反。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陸淚碑。

已亥

晉咸寧五年。吳天紀二年。

初魏曹操分南匈奴

為五部。以左賢王豹為左部帥。豹子淵幼而雋異。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曰。吾

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為侍子在洛陽。王渾重之。齊王攸言於晉主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柰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晉主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後為五胡亂華之首○晉益州

渾等言
伐吳

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疆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於是決意伐吳。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

大舉伐吳

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晉主方與張華圍碁。預表適至。華推吐回反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晉主乃許之。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為外懼。豈非筭乎。○十一月。晉大舉伐吳。遣琅邪王伷直反又出

涂中。王渾出江西。王戎出武昌。胡奮出夏口。杜預出江陵。王濬出巴東。唐彬出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五

